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世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青自鄧肅望李邴賞一滕康張守

轉媿富直柔馮康國重士下只的而平嘗謂不問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

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

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

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

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



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  
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  
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爲上  
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  
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  
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  
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  
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  
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僞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  
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

有五諸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玘呂好問  
莫儔李回是也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  
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  
顏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爲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  
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爲善  
言其弟昌辰改爲知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  
次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庭執政馮  
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爲中書舍人臺  
諫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無不  
在僞楚之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



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者但苟祿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爲臺諫侍從上以爲然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爲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遏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爲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

與此訥遂罷內侍陳良弼肩輿至橫門外開封買入內女童肅連章論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其祿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故併三省盡依祖宗法及建極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



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

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爲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使入貢邴爲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卽位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卽位復徽猷閣待制踰歲召爲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



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卽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邴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穀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穀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

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卽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爲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



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卽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

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爲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



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爲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田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旣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勅榜大略謂因

秋冬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藉五軍以爲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僉從衣糧使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



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夫略謂山東大姓結爲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松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爲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

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閒居十有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諡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爲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



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止進一階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武義大夫躡上遙郡刺史名爲遷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一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

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卽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



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旣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爲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珪爲貳賜康褒詔許綴宰執班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

壽論康與珪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爲敵人追迫責授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爲監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維揚黏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葉夢得請上南



巡阻江爲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  
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  
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疏再上又請詔  
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  
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卽就道三  
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爲圖之上惻然除起居郎  
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  
旣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邴分爲之守論宰相朱  
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旣  
而勝非竟罷政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

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  
集衆徒爲紛紜旣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爲一上幸建  
康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時方  
拜浚爲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  
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  
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爲計  
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廬謂康曰  
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爲難行議遂  
寢六月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  
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



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  
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  
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  
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  
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  
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  
申前說曰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  
耳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  
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  
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

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勲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  
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  
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  
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  
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  
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  
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  
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  
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  
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  
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  
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敝請俟他年遂止尋以  
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  
入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  
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  
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  
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旣遁  
詔諸將渡江追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

控禦諸渡上旣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  
宜綏懷之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  
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  
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  
行在而以餘軍分成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  
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關  
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  
自江而南可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  
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  
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



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棊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將旣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旣定俟至防

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聞自范汝爲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請于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卽日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



卽行守力解上曰浚爲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爲鑒誰肯爲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疆敵可爲別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旣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

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十餘萬緡守旣視事卽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爲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



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諡文靖孫抑戶部侍郎買罪亦獄亦士亦之亦部亦秦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侍郎張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謫籍中召入直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以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繼先以計換授既授之後轉行官資除授差遣更

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四年遷御史中丞直柔請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爲職不當薦某人爲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遲爲太常少卿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員外郎爲之而無三丞爲之者中書言非舊典時直柔爲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祿官三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爲例紹興元年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范宗尹曰太



母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然人亦不以爲非哲廟與上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旣而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得進并

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潯州酒稅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輻遂寧府人爲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輻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



說傅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  
今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  
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  
子且前日名爲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爲國柰何以  
此負謗天下傅按劍大怒輜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  
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輜還約浚至  
杭浚復遣輜移書傅等告以禍福使改旣又復傅書誦  
言其罪輜至傅黨馬柔吉誅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  
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輜曰畏則不來  
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輜會浚謬爲書遺輜云適有

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  
之輕易也傅等見之喜輜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傅等  
始懼輜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  
淵聖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宜復爲大元帥少主爲皇太  
姪太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彥議皆許諾輜又請裒傅  
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輜奉議郎守兵部  
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  
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  
進兩官爲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  
詔旨康國以自意爲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



等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爲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盍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諭吳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浚去相位康國乞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明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論曰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國籍港二凶皆休田之木也

無不言選守備事以故直柔國氣未試以則皆然東

論曰體獻李原氣亦當或景祥十之六六於五也唯

張致無餘與世平列世之王晉田則

早風谷也

問本否一却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開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常同

張致遠

薛徽言

陳淵

魏疋

潘良貴

呂本中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

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辟元

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江

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

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不能自振朕



甚憫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爲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  
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  
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  
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參成夷虜  
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  
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  
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  
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  
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  
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

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  
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  
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  
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  
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  
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  
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所  
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以安  
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今國家  
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



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且有急其能相爲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狀乞先黜責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

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僞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



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  
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  
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  
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  
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  
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  
卽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撫實  
刊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  
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  
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

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  
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  
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  
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  
記于實錄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  
昌而凌悖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  
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  
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躡  
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



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爲減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爲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爲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密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

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爲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爲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賊賂陰與之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柢於是捕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爲隨軍機宜文



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劇盜  
曾袞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  
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  
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  
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  
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尚以爲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  
獨贊其決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  
宜固邦本請罷權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  
合爲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  
戶部講究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爲戶部

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  
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  
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  
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  
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以  
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  
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  
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爲給  
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  
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



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忠魏在皆有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爲知人云五月再召爲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卽諭漕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

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匹特與遺表恩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權之諸孫有文有學自權在時器重特甚垂若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大



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

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荅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爲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祕書少監兼崇



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疇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方尚王氏新說疇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赴闕詔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變疇因轉對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

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諛者謂非災異疇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軋已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廙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疇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詔令禁內



待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屢杖脊配瓊州遷侍御史賜劄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劄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與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劄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

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劄首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劄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將力圖攻取會金屬敗遁去使亦不遣遷祕書少監劄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



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砮充館伴使砮言頃任御史  
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砮至都堂問其所  
以不主和之意砮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  
敵檜以誠待敵砮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  
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  
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砮言臣素不熟敵情  
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已者何事賊豫爲  
金人所立爲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  
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  
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

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爲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  
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  
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  
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旣欲爲親少  
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  
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  
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  
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  
將各帶近土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  
外之憂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



父憂免喪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鈎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鈎軸者良貴極言何臬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借爲狂率黜監信州泃口排岸高宗卽位召爲左司諫旣

見請誅爲黨使叛命者受刀國門卽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無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欵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閣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朞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旣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

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穉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



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丁  
父憂服除召爲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祕閣主管  
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  
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琮失料曆上以潛邸舊人不  
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宮中府  
中當爲一體者上見繳還甚悅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  
所見第言之監階州草場苗互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  
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  
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  
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

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籍口於後世從之七年  
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  
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  
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  
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  
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  
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  
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  
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  
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



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  
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  
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  
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  
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謚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  
臨江滸將以有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  
能招致乃起謚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  
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  
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  
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

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  
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  
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旣相私有引用本  
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  
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  
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  
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  
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  
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諡文清有  
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豪



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忠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弟法原

陳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覲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勒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



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入爲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祕閣爲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

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賫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卽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



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莫肯供億殊不  
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  
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爲邊患陛  
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  
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  
廢格不勤王及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  
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諲罷以素爲李綱所善故黃  
潛善斥之明年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  
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  
禁卒爲亂縱火掠市出瀏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彥卿等

進及攸縣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  
軍民以死守宗室成中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顧謂  
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  
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  
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巷戰又收潰卒  
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  
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  
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  
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  
遂得割穫旣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



謹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  
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  
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提舉江州太  
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  
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  
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  
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  
光世軍適劉豫入寇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  
諲馳至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  
制徙兩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

事頗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旣  
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  
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  
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間之也又諭子諲款語子諲  
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  
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  
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  
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  
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  
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



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  
檜意乃致仕子諱相家子能脩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  
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虹縣  
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  
定子諱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  
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  
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犯隨  
郢復等州規爲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  
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

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旣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  
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  
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  
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  
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  
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進感之折箭  
爲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  
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爲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  
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



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爲王彥所  
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  
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  
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  
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  
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  
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  
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  
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

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  
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決察吏職鐫兩官金人歸河南  
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  
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  
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  
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  
金遊騎已薄城矣旣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  
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  
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  
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



之果劫中其砦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爲誓并兵

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茂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遣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卽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旣至疾作有旨脩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臥內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



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

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卽位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陵



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玉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爲戒矣比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

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旣結保甲又改巡社旣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爲發運使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錄黃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



以爲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  
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  
溝壑時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恠  
旨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  
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  
知臨安府復爲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  
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  
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  
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其爲可朝廷以其爲不可故諱  
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其爲不可朝廷以

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  
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  
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  
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  
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  
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  
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  
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  
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  
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



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回也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  
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  
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  
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  
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  
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  
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  
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  
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  
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

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爲經畫以待今日非  
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  
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  
仕僞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  
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旣彰不復可用縱  
加拔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臣試舉  
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饜  
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  
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  
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旣得惡名



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  
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言詔  
勝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  
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  
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  
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  
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  
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  
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  
不取其堅利取其鞏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僞

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  
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  
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  
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  
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  
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  
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旣不足寧免作  
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  
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  
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



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  
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  
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  
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  
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  
諫不當復以爲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  
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  
州防禦使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  
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旣久戎備

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三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  
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  
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  
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爲  
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祕  
閣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祕閣脩撰提舉河北以  
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  
濃陷建州揚勅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  
然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  
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



祠之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  
平觀都督孟庾辟爲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  
官唐輝言知原爲政乖謬詔復爲都督府參謀官章再  
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  
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爲吏部尚書以官秩次  
第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  
黼累罷爲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  
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爲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  
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

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  
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  
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  
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  
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  
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倍  
重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  
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  
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爲  
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



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以川州外志  
陳梅字李壬温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  
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政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  
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梅入亂  
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梅奏帥臣自斃梅詭從其請  
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梅知變釋之叛兵  
既調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  
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  
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

細務略大利害梅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  
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  
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  
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脩軍政五年除直龍  
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  
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差等重侈糜之禁  
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爲太常少卿適編  
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梅以爲舊制自龍圖至徽  
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  
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



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參酌取中並爲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太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已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桷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

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桷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祕閣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桷寬洪醞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爲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躡登顯要桷以立螭之舊爲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



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爲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旣權官茶復彊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璆至卽日盡釋之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闕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旣

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脩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璆始視事有相挺爲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璆至首命脩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田萊以荒璆率都刺史合力脩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



祠于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白萬里入魏徵田萊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鞠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卽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

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爲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爲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有姦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卽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卽位



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  
其子孫一人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  
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  
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  
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止其  
師孫埃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  
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  
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  
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

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祿之  
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戶而仕者誣訴之賈恨以  
歿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聽言於刺  
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沒者三百五十五家蠲歲  
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  
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鑄三秩罷歸  
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七歲能屬  
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  
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  
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



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  
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  
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  
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子孟作六經斯道  
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  
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  
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  
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  
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  
寧壬午歲應能書爲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失

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言下  
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  
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  
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  
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己呂面王吉嘗薦舉黃  
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  
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  
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  
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  
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



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弟  
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諡曰  
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  
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  
二州法曹掾入爲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  
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  
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  
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爲陝西都轉運司  
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

州未行召爲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爲司勳郎中遷大理  
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  
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  
婦女有僱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  
慮不及此也卽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  
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  
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  
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  
御器械王球爲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  
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



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旣而趙令時應詔薦之復召爲刑部侍郎爲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繆爲政有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誅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金人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止

弟寧

胡交脩

綦崇禮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



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  
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  
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  
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  
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及將還金人所答  
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  
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  
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  
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  
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

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  
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  
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  
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  
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  
書真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  
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  
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  
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  
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



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  
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  
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  
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  
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  
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  
以爲恥甚者爲敵人歛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  
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  
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  
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

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擊朱  
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  
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  
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竄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  
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  
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  
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  
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  
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頗興  
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



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卽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闕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論臣雖

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膚敏知貢舉有進士向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遜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



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  
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  
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  
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  
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  
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  
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  
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  
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  
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大  
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  
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  
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  
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  
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願有以慰  
塞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  
知舒州留爲尚書主客員外郎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  
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珏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  
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



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或賜劍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如請帝坐卽宰執等退立西隅遷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珽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冊禮肅宗卽位於靈武故明皇遣韋見素就冊之宣政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以爲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卽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詘虛誕戢內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旣當未嘗數改任用旣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

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旣有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祇候之班勢若可緩亟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旣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啟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



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都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珏書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童貫大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爲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宮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安扶又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

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遊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爲衛西京舟船恐金人籍以爲用並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旣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戶部尚書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如初詔潛原



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寢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爲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猷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爲兩禁官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堅忠厚尋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時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

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爲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珏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沿江之守各止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



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  
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  
供帳弊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聞衢信以來除治道  
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  
得穫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  
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  
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  
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  
授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  
夫分司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

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  
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  
縣官爲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爲職故自唐至本朝皆  
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已  
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  
開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  
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爲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  
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卽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  
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



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爲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卽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

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爲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文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爲盜蘄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



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  
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  
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  
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  
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  
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  
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克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  
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僖有賊爲運副呂源所按  
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  
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

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枬燕仰  
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邇人聞  
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  
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  
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  
不懲遂送枬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邁孫宣和間進士廷  
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  
從肅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  
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因得還真爲給事中



高宗卽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  
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  
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  
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  
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臯入寇晦用教授孫邦策  
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  
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臯臯遂降進徽  
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  
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  
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

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  
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  
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  
江步兵守隘彼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  
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  
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  
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  
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  
成疆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  
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



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  
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  
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  
結諸峒蠻歲出爲邊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  
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  
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  
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  
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  
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  
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  
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  
難醒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  
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  
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  
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  
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直爲首啟號乃張  
允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



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  
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  
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頽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  
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  
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  
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  
心耳何病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並  
緣爲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  
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  
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

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矣止言  
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  
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  
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  
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  
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  
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  
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遷二史祖宗時  
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稅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  
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



爲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路提點刑獄爲祕書少監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旣仕僞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雖可爲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

爲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爲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日數手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



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爲帝歎賞爲  
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  
來也有類藁五十卷子巒嵒從弟寧止字自齊樂州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錄校書郎建炎  
初爲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  
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  
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  
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爲發運使寧止再疏  
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  
幸江西尋爲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祕

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  
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  
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  
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  
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爲行府屬除吏部  
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  
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  
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  
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  
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



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贊止清岑  
敏云有教忠堂類彙十卷

胡交修字已林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秦  
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  
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  
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  
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  
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  
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  
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

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  
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  
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  
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  
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  
昔人謂甌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  
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  
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  
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  
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



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豕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

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之故乃以祀屬吏祀疑爲交修所讒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修無所絀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爲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瘦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



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真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錮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覺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諤諤也蜀帥席益旣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

年號爲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脩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脩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爲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



筵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  
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  
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脩奏京西陝右取士  
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爲號  
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  
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  
月卒交脩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琢雕坦然明  
白在詞苑號爲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脩始交脩哀  
次爲書號曰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

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脩者其文  
行亦兼副者歟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  
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  
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及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  
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  
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爲太學  
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爲  
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  
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



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爲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

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旣非舊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爲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爲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謀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



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

出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魯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詔自今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脩撰時有旨重脩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脩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脩定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提舉編脩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脩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專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



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脩纂崇禮取而專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日連千里之封得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効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

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單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剝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脩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



其任保樓鑰嘗敘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日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云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脩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宋史卷三百七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覺

胡松年

曹勛

李植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爲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



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爲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重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桌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脚次爲戰船小爲傳令皆可爲戰守之備

詔淮南三宣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侯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辨



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爲簡嚴今國家旣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太宗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

享仍徹地示之位故有去並侑煩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羣祀臣等謂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後不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自成一書如此則銓曹有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復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誼奏比脩紹興敕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綱條之舉則仍於舊貫今在



有司爲日旣久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欲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摭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著爲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皆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殿班親軍處禁門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萃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侍衛者曾無千百願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脩本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爲一衛合取萬人分爲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

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爲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



運以督諸路供輸之人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  
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  
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  
真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望討論發  
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  
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  
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  
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  
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  
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湊奏其價自平部使者以

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  
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卿之  
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爲戶部尚書誼奏屯田之  
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  
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  
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  
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爲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  
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  
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  
事非挾怨以快已私卽用仇家言爲人報復誼獨存大



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卽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子八人駙駒駙驥駙駙駙駙人餘幾盡以禮葬四叔也

韓肖胄字似夫祁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爲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旣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陞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爲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爲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爲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脩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脩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綱路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邑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



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古証今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

緣爲姦歛取百端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爲姦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調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候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



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疆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讐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卽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卽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喜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搖攻戰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更相讐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旣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



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跡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舊爲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銳者使之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遷之人分給之期爲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旣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

璽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



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覲爲  
纂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  
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  
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  
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  
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  
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  
平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  
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  
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

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  
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  
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  
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  
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  
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  
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  
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  
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卽位召還除尚書左司  
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



至而綱罷改南劔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旣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

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入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



訖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  
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  
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  
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  
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  
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  
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  
惜之夫皆謂是言之宜其無深淵也歟

張翬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蔡  
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翬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翬薦  
翬再三辭不獲遂卽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翬嚴毅聳拔  
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  
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  
教以走也翬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  
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亟以所聞  
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卽見翬深  
語翬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翬曰  
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  
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  
薦於是召時翬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



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劔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鬻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爲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旣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卽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鬻知士安懼無功卽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鬻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讐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

僚不能計其直鬻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鬻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卽以二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平餘寇進祕閣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偉其狀貌改校書郎兼資善堂贊讀爲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大悅曰朕



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佛時相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歛跡以興利除害十七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一日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不攻敵技之所短召爲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爲備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桌輕脫寡謀宜爲罪首去年秦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遂被褒贈已大佛士論今恪子琢自

陳其父不獲伸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詔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爲虛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在上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卽行伍蒐簡之必有可爲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持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爲韓肖胄副充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聖主萬壽



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復故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合松年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民心三曰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將帥使知畏撫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效又薦張敵萬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

於淖無得解者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使庶幾外間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况海道闊遠蘇秀明趙昺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治戰艦張



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  
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雖  
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秋利害帝皆嘉納  
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  
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  
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典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  
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  
以供費或請節用爲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況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  
代皆一時間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

政天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  
曲意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  
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閣門宣贊舍人爲  
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  
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閣門宣贊  
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  
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  
頌中曰可便卽真來挾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  
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



行之母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爲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及淮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爲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金國

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時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



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既卽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

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以撫摩爲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脩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爲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卽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誣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召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



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叅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陞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爲事民俗爲變轉朝請大夫直祕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植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

荆襄之障以固本根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謚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黃州汝王知昌化軍汝韓公裔字子辰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韋賢妃閣



賤奏尋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從行  
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鬪公裔諭之乃解次磁州軍民  
戕奉使王雲隨王軍入州解公裔復諭退之王之將南  
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  
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三舅韋淵來獻傳  
國璽時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  
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  
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  
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正亦宜於睢陽  
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

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卽帝位公  
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適帝  
幸維陽公裔丐去潛善以爲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  
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  
遷至廣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  
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脩玉牒元帥  
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脩書官就質  
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銜之  
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  
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卽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



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爲岳陽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旣內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裔律身稍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黃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云車蓋湖三十翁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旣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翥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

賢其趣操正矣況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蚤著忠盡爲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爲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